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繡球  
第十回 演說怪象抉盡弊端 感觸親情陳其原委

話說當時男女內外，如吃了午飯，張先生的妻子，另外替畢太太端整了幾樣路菜，擱在一邊，又叫人送了飯到船上去，與復華吃。吃過飯，消停了一會，黃繡球道：「方才姊姊的話，沒有說完，是怎樣的千奇萬怪？」黃通理歎了口氣，說：「這些話，我不等畢大嫂子說，我就聽見得不少，看見的也多。從前外間的風氣，怕的是不開。如今一年一年的，風氣是開了，卻開的亂七八糟，在那體育、德育上，很有缺點。你記得你夢見羅蘭夫人嗎？他臨終時，有兩句話道：『嗚呼！自由自由，天下古今，幾多之罪惡，假汝之名以行。』現在那社會上的千奇萬怪，不論男女，都應著這兩句話，真是可恥！所以我們在內地辦點事情，講些教育，要著實力矯其弊，不可一窩蜂的鬧些皮毛。」畢太太聽道：「不錯呀不錯，就如開學堂一事，一時聞風而起，官辦民立，大的小的，不計其數，不是成了個製造奴隸廠，便是同三家村授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的蒙館一樣。而且那衝突的風潮、腐敗的現象，各處皆然。嘴說改良，改來改去改不好；嘴說振興，興來興去興不長。內地不必講，越是通都大邑，她那外觀極其宏敞，調查她的內容，竟至不堪聞問。這些在那新聞紙上常常記著，雖然也言之過甚，委實參考起來，總十有八九，不成話說的。這是說男學堂，那女學堂，只有上海最盛。如今的風氣，都看著上海的樣子，連上海都沒有一點，倒弄些奇怪樣子把人家看。通理先生，你是到過上海的，你道是那班女教習、女學生、女志士，身上的打扮裝束，出來的神氣言論，算得奇怪嗎？」

黃繡球便問：「裝束打扮，怎樣另有一派呢？難道她們就改了西裝，或是日本的裝嗎？」畢太太道：「索性改為東裝西裝，裝得道地也還不去問，他說來可笑，她們那種裝，只像個浪蕩公子，浮薄少年，上海的俗話叫做『滑頭』。再說得不為聽點，簡直的像個上海倭人，這豈不是奇怪極了？何以我還道不算奇怪？這幾年想必通理先生也不曾出，不曉得的。我去年還到過，今年又走過一次，兩次都耽擱了十幾天，凡有女學社、女演說，無不到場，認得的人就很多。有兩個朋友，住在昌壽裡、華安裡、餘慶裡等處，我時常到這幾處走動，總在下半天傍晚時分。去時總看見這幾處有些女子，打扮得靚溜伶俐，或是在門前嬉笑，或是在巷口同男人談心，或是在樓窗子上，同下面的、對過的男男女女指手畫腳。起先我還只當是上海本地住家，那上海蘇州的風俗以此原不為奇。後來聞說，這都是女學生，看看果然都是天足會中人物。我就很為詫異。兩位朋友告訴我：這何足異！她們一樣的坐著橡皮馬車，逛張家花園，到四馬路一品香吃大菜，上丹桂天仙春仙各戲園看戲，看戲還要揀個末包的廂樓，緊緊的靠住戲台。吃起大菜來，也不妨同著幾個青年留學生，詼諧百出，叫個把局開開心，香賓酒灌了幾瓶，白藍地喝了一杯。忘形鼓興，還就唱起《九連環》、《十八摸》的小調，大家拍手喝采，比那外國男女跳舞會，既好看，更好聽呢。若是一個男學生請了兩三個女學生，這個男學生，又好比當日盧俊的豔福，那些女學生的視線，一齊都射在他身上，尤其好看。據此說來，不是大寫生家也畫不出的色相嗎？但是這係旁人的閒話，我並不肯相信。」

「過了兩天，我也是到昌壽裡去替一個人家看病，只見那里門口停著兩部馬車，一部車子空著，一部車子裡坐了一位姑娘們，看上去不過十七八歲，梳的上海頭，穿的上海時式衣服，衣襟上係著一朵鮮花，眼睛上戴著一副金絲眼鏡，一雙瘦條條的腳，穿一雙蒲鞋面的象皮鞋。我打量著，必定是住在這裡的人家，同她們家裡人出去。那一部空車子，必定還有奶奶們坐上去，同那婢僕輩，跟了也坐上去，此時還未出來，這位姑娘先坐在車上等的。我不以小人之心度人，也就忘了這昌壽裡一帶很有把戲的。當時我管我的。到人家去看病，好大一刻，天已黑了，才從病家走出，只見那兩部馬車還在那裡停著，卻都已空了，只有四個馬夫，兩個兩個的分在車上坐著。車上已點了燈。我也不在意，望前跑。跑不多路，只聽見後面車轆轆趕了上來。我站住要讓那馬車，頭才一回，只見頭一部就是那位姑娘一人坐著，後頭一部，乃是一個少年，胖敦敦的，身上腳上，都還是中國式，只頭上戴了一頂草帽，不坐而立。這個當口，那位姑娘回過頭來笑道：『先到那裡？』那少年把手往西一指，馬夫便知是轉彎先到張園了，於是兩部車子風馳電掣而過。隨後我將近走到泥城橋，碰著個美國女醫生，在馬車上迎面看見。她駐了車，邀我也到張園。這日正是禮拜，所以張園裡西人游亦多，卻是西人何以到黃昏時還有去的呢？因為這日張園有外國大影戲，這女醫生也是去看影戲的。到了張園之後，馬車甚多，先從草地上各處行覽一周，那遊人之盛，自不待說，就像所見的這些男男女女，也穿來穿去，觸目皆是。那位姑娘同那位胖少年果然在戲場內，又看見了。兩個人都分著坐的三等椅位。不多一刻，戲場散完，女醫生是先已辭去，我在人叢中，也想僱了東洋車而回。恰好我僱東洋車的時候，那位姑娘同少年也上馬車，卻少了一部，兩個人竟合坐一部車子起來。」

黃繡球聽得說兩個人合坐一部車子，便道：「奇極奇極。」畢太太說：「這就我走我的，她走她的，事情過去了。誰想第三天，我又到昌壽裡去看病。病家的女主人，告訴我一件新聞，說是那鄰近有幾個男人為著一個女人角口打架，險些打進新巡捕房。今日那個女子，約齊了她的幫，要在四馬路海天村番菜館議事，轟轟的起忙頭，就差沒有發個傳單。停會，我請你也去吃大菜，聽聽她們怎樣議法。果然我們走上海天村，已有一座房間被些女客占去，看來都是同那位姑娘一派的裝束。我那女主人便說：『這多是些女學生，前天為了口角打架的，就是當中那穿黑衫兒的一位。』其時我們另外揀了座兒，恰與她們的座兒相對，聽了半天，也聽不出什麼花樣。後來我看見前回那位姑娘也入了座，這才聽見說得幾句，像與那穿黑衫兒的鬥嘴，沒頭沒腦，說什麼話，也終久聽不清。只聽見內中有一個人，喉嚨極響，道是：『現在女權發達，平等自由，是世界上的公理。既然吸了文明空氣，大家享自由的幸福，行平等的主義，他固管不得你，你也管不得他，那裡有讀了這些時的外國書，還講那野蠻手段，拿娘可壓制女兒的？』底下的話，此一句，彼一句，說得甚多，這時我倒說不出口。末了又說：『從今以後，只當沒有此事，大家仍各盡義務罷了。』

「我只才明白，大約穿黑衫兒的是那位姑娘的母親，其中是為了母女吃醋的事，你道這種事不稀奇？不是奇她在番菜館公然說這些醜話，奇在她說讀了外國書，就像這種事，是極文明的，又說各盡義務，就像把這些事也作為正經，真真不曉得把文明義務這些理路，怎樣解釋！平日把『平權』『自由』掛在嘴唇上，只當是下流社會也可與上流社會的人同受利益，只當是趁我高興，就算打死一個人也是我的自由，不必償命的，豈不奇而可笑！我這一番話，你們大家不要疑心我是嚼舌頭、造口孽，這的確確是近來新學影響，女流中如此，男子社會上更就可想而知。所以我說不怕創不出新法教育，怕的創出來，流弊更甚。然而我們做事，又不可學那旁觀派，一味退縮，只要洞徹其中的弊病，從那弊少利多，細細想些法子，漸求進步，拚著些堅忍工夫，做到鐵棒磨成針的地位，看似發達得遲，實在收效最速。」

「我黃妹妹天生女杰，有文明思想，有冒險氣質，生在這風氣未開的地方，譬如一塊金礦，凝結不動。如今受了通理先生的陶熔，又經那羅蘭夫人的指授，再加上一番黑暗磨折，就譬如那金礦，已鑿出了礦苗，光燄騰騰的，人都望而知寶，日後開起了這一座礦山，定然那光彩可射遍地球，少不得再研究些提煉之法，籌備些資本，以期逐漸行銷，將來的價值自是不小。凡事久而後成的，愈覺成就得好。從前法國有個名叫巴律的，嫌他本國製造磁器粗拙，欲加改良。先在家中設個瓦灶試驗起來。一回不成，再換一回，弄得家資告罄，人也弄得困苦不堪。經了十八年工夫，才弄成了。又西人馬達加斯加，他以傳教為業，傳了十年，才得著一個信徒。孟德斯鳩做了一部書，叫《萬法精理》，也做了二十五年工夫。亞丹·斯密做一部《原富》，也有十幾年才做好出版。他那國中，就記著他那書出版的年分，作為理財學的誕生年分，何等鄭重！可想：事不在乎急，在乎成，又在成而可傳。」

「中國自仿辦新法以來，不論什麼事，都要急切求效。有些少年勇猛的，憑著一時血性，做起事來，霹靂火箭，就同一刻都等不得的。及至草草的放了一響，還沒有看見煙燄，倒又都退去幾十里路，從此便意懶心灰，不復過問。更有一班憑空的無事無端，口口聲聲說『不怕流血，不怕破壞』，及至遇著了點小事，不要說流血，就連皮肉都干係不著的，他早已躲閃了，不見個人影。這兩種人，論他們本心，都是可與有為的，不過沒有受得教育，合著中國的一句舊話，叫做『少不更事』而已。至於那誤認天賦之權的，剽竊外國哲學的皮毛，借著愛國保種為口頭禪，卻一旦要滅他自己的家門，殺他自己的父母。家尚不愛，何愛於國？父母生自

的血種，尚不欲保，還講保什麼種來？一戴了頂日本帽子，一穿了雙洋式草履，昂然入市，把酒色財氣看為英雄豪傑的份內常事，甚而借著妓女優伶，講求運動，這些人物，就只可陳設在中國博覽會中，供東西各國的人冷嘲熱笑了。我這嘮嘮叨叨講下來，不是阻黃妹妹的一片好意，也只叫是話逢知己，說得暢快罷了。」

當時黃通理、黃繡球兩人都聽得津津有味。張先生也連連點頭說：「這般看來，還是我們村上風氣安頓些。」畢太太道：「這又不然。我說的是開通以後的流弊，內地未曾開通，其弊猶如頑痰一般，結成痞塊，橫在喉嚨裡，或是頂在胸口，久之飲食難進，氣脈不舒。不把那痰化開來，一霎時痰涎湧塞，死了還無人得知，豈不可惜？那開通以後的弊端，猶如頭上生了癩子，腿上生了流注，七穿八洞，膿血淋漓，歸不到一處去。兩種病，看似生頑痰的不覺得些，其實也是不可忽略的症候。試問地方上人人不開通，就好比人人起了頑痰，那還要得？我是業醫的，你們不要笑我三句不離本行，可是不是呢？我此番去後，一定兩三個月內就來，拿錢在上海買些學堂應用之物來送給你們；或者我附著你們，也來設個醫院。」

張先生與黃通理夫婦都說：「如此甚好，那買物買書的款子，也不客氣，就等你帶了來再還。」畢太太說：「這又差了，黃妹妹不是說那美國萊恩女士言道：苟得無量數之財產，願盡為教育界之資本。這就算我步那萊恩的後塵，贊成我黃妹妹的正事，將來指望黃妹妹竟同萊恩一樣，執了教育會的牛耳，我就同萊恩所遇的一位朋友，叫做喜齊確科的，前來祝賀，仿他的祝詞道：吾不為黃繡球賀，吾為黃繡毬果然繡成了地球賀。這不比坐在黃金世界上還要快樂嗎？」說得大家歡喜非常。其時已近申牌時分，張先生的妻子們又安排了點心，大家吃過，閒文不表。

且說張先生談過了心，說要到衙門裡去走上一遭，回來再送畢太太登舟。黃通理也要先回去一趟，二人出了大門。這裡內眷們從新談些別的事情。黃繡球想起他堂房兄弟復華的事，要與畢太太說明，便趁著畢太太獨自進房的當口，跟了進去，拉她坐下來，問：「姊姊從廣東一路而來，怎麼不帶個女僕，倒用個男管家的？」畢太太道：「這人原是好人家的人，我順便收留他，帶他回南，並不當他用人看待。」黃繡球一聞此言，心上一喜，又問：「姊姊收留他有了幾時？曉得他是南邊何處人？」畢太太說：「我只問過他，說是生在南邊，十三四歲就從福建被人販賣到廣東，當了豬仔逃出來的。你何以忽然盤問這個？」黃繡球覺的一陣心酸，像要掉下淚來。正在回答不出，他那兄弟復華，跟著一個老婆子，引到畢太太房門口，說了些話。畢太太卻不理會他，只把眼睛瞟住了黃繡球。要知復華說的什麼話，黃繡球怎樣同畢太太說明，請看下回。